

← (上接13版)

产地设法增加出品,赶运来沪,俾使广招工人,从事制作”。“杂货栈洋泾港太古码头蓝烟囱轮船抵埠时,满载机器材料、五金杂货及洋货疋头、肥皂洋烛等物……日下每星期可有两艘抵埠,故近日码头上,苦力小工搬上运下络绎不绝,日间不足继以夜工,循此以往,各小工当无失业之虞也。”(上册第281页)

1932年秋洋生铁厂工潮,一篇新闻稿提及该厂历史:

浦东祥生铁厂系英商创办,资本额三千余万元,开设迄今已历八十余年。其他尚有和丰董家渡及耶松船厂,均系该厂管辖。共有工人一千二百余名,故范围极大,营业亦颇发达。(下册第15页)

该厂发生工潮,自然引起社会关注。浦东实业华洋交织的格局,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。评价洋商对浦东及上海社会经济的功过是非,不是本文所能担当的,但弄清历史事实恐怕是每个历史研究者最基本的功课。《申报中的浦东》是一部难得的参考书。

踏入现代文明的文教卫生

晚清时期西学东渐,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化之中。作为文明标志的现代教育,已走进了浦东各乡镇。见于《申报》的浦东学校与相关机构至少有:

六里桥浦东中学(1904年)

烂泥渡蒙养小学堂(1905年)

龚镇公立私塾改良会(1906年)

老白渡东区学堂(1908年)

杨家渡震修小学、塘桥塘桥小学、六桥浦东中学附属小学(1909年)

洋泾镇洋泾小学、黄二小学、筠溪小学、瑞隆小学、润鸿女学、塘桥女学(1909年)

倪家宅育新小学、洋泾镇进修小学、杨家渡县立二小、烂泥渡竞存女子小学、吴家厅育德小学、六用码头启蒙小学(1917年)

其中当数杨斯盛毁家兴学的浦东中学最为著名。1908年杨斯盛去世,《工界伟人开追悼会》《浦东中学追悼校主》《杨斯盛犹未奏奖》《请将浦东中学化私为公》《杨斯盛继起有人》等新闻,相继见报。1914年12月25日的《杨斯盛兴学之十周年纪念》长篇通讯云:

川沙杨斯盛以工业起家,晚年析其家资三分之二,计银二十余万两,创建浦东中学校于上海之浦东六里桥,并设附属高等小学校一所、初等小学校一所,又在川沙本乡分设初等小学二所,群推为工业界伟人、教育界功人。杨

君谢世已六年,其兴学至今已十年,校中开十年纪念大运动会,印有十年纪念册,复由校董及中小学各校长、各职教员暨毕业、肄业诸生共同发起募捐,为杨君铸立铜像,以垂不朽。

下载纪念文全文。(上册第152—153页)这实是浦东中学一篇简史,史料价值很高。

民初浦东的医疗卫生也渐渐踏入现代门槛。1917年8月15日一则《浦东设立施医局》新闻写道:

浦东沿浦一带客民丛集,贫苦者居多数,一交秋令,不免疾病流行。兹有塘工局董发起,拟在该局开办施医局,特延聘内外各科医生三十余人,均尽义务,轮流蒞局诊察。昨午,经该局董函邀各医生,设宴款叙,宾主尽欢而散。现正部署一切,定于本月十八日开办,闻期限暂定三个月,届期再行酌夺云。(上册第195页)

1920年上海医学研究所在浦东老白渡设立中西医院,“投院求诊者每日三十余号,以客籍小工居多”。这年夏天脑膜炎流行,该院“立即购办救疫药品及器具等,以备急需”。周浦镇、洋泾镇同年夏也建立防疫医院,烂泥渡第三区署与地方绅士也设立起临时医院救治病人。(上册311—313页)

清末浦东同人会编印《浦东报》,民国初改为《新浦东》。(上册第166页)回乡留日学生来到乡间,放映活动影戏(上册第35页)。20世纪20年代,烂泥渡花园石桥大兴舞台改为大兴影戏院,浦东也有了固定的电影院。(中册第193页)如此等等,浦东人的文化生活得到改善,《申报中的浦东》有许多史料值得钩沉。

最后,谈两点感想。第一,浦东发生的大小事件中,始终活跃着一群爱国爱乡地方士绅的身影,杨斯盛、李平书、姚子让、吴怀疚、杨月如、穆湘瑶、穆藕初、黄炎培等即为杰出代表。无论辛亥举义、创办实业,还是捐资兴学、施医施药乃至后来的抗日救亡,他们的作用与贡献都不容忽视。该书编者对于他们的活动痕迹和贡献选择秉笔直录,值得称道。说真话,乃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。第二,如今学术研究中不乏浮躁和功利主义迹象,编者甘坐十年冷板凳,从400册《申报》影印本中编辑、誊抄、标点,编印出这部皇皇巨帙。书中又配有许多原报影印图与相关老照片,给人以沉甸甸的历史沧桑感。笔者希望继续有人编出申报中的工商业、出版业,以及戏剧、电影等专题史料集,为近现代史和“上海学”研究积累更多的第一手史料。

苏渊雷赠刘节的一首诗

洪光华

学者苏渊雷同时是一位诗人,诗作中有一首为《赠中山大学同州刘子植教授》,《苏渊雷全集·诗词卷》(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8年)收录了此诗:

神交声应十年迟,
忽漫相逢鬓已丝。
学海堂深开别派,
敬乡楼迥见新规。
三幡雁宕来同远,
六辨龙沙老未宜。
少日宗之君莫问,
东涂西抹总违时。

刘节,字子植,其1962年11月10日日记(此则日记为新发现,2009年大象出版社版《刘节日记》1962年日记全部阙如)有记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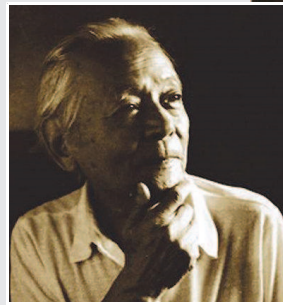
渊雷赠七律一首:
神交声应十年迟,忽漫相逢鬓已丝;
粤海堂深开别派,敬乡楼迥见新规;
三幡雁宕来同远,六辨龙沙老未宜;
少日宗之君莫问,东涂西抹总违时。

刘节1901年生于永嘉(今温州市鹿城区),苏渊雷1908年生于平阳玉龙口村(现属温州市苍南县钱库镇),因此苏称刘“同州”。

查《刘节日记》,上下二册皆没有出现过苏渊雷的名字。这两位温州老乡是几时定交的?

1962年11月6日至12日,孔子二千四百四十年纪念讨论会在济南召开,苏渊雷与刘节同为与会学者。刘节1962年11月8日日记:“今日初访徐喜辰、苏渊雷。”这么说来,苏刘二位迟至此,才第一次见面。

苏渊雷的诗写道:“神交声应十年迟”,二人虽未谋面,却已经神交多年。此时相



《刘节日记》上下二册皆没有出现过苏渊雷的名字。这两位温州老乡是几时定交的?

见,二人都已渐入老境,刘节61岁,苏渊雷54岁,“鬓已丝”了。看刘节日记原稿,苏诗原为“忽漫相逢鬓已丝”,“鬓已丝”是后来改的。

刘节所记“粤海堂深开别派”,后来苏渊雷把“粤海堂”改为“学海堂”,意境更深。学海堂,是清道光年间乾嘉学派经学家阮元在广州粤秀山上创办的书院。刘节的导师梁启超14岁即在此求学,是一位“季课大考,四季皆第一”的拔尖学子。“学海堂深开别派”,如今任公在广州任教的弟子刘节继承了他的衣钵,并且发扬光大了。下句提及的“敬乡楼”,指的是刘节父亲刘景晨老丈编辑出版《敬乡楼丛书》的事。“敬乡楼迥见新规”,刘景晨老丈对学术的贡献及其硬骨头学者的品格高迥入云,现在又有了新的传人。

下阙“雁宕”,即位于温州市乐清的雁荡山,“龙沙”在温州苍南,都是乡情的记忆。

此诗诗眼是最后一句——“东涂西抹总违时”。苏渊雷1957年被打成“右派”,来济南开会时刚“摘

帽”不久。而刘节在济南的会议上的讲话,其尊孔言论,被从北京突然杀到的关锋、林聿时等人猛烈攻击(参见洪光华《数一数那些年批判刘节先生的文章》,《国学茶座》2016年第3期),岂不违时?

会议期间,苏渊雷还写了另一首诗——《济南孔子讨论会上邂逅黄云眉陈登原赋赠》(同见《苏渊雷全集·诗词卷》),其中诗句:“极知学术因时显,一脉尼丘莫浪传”,与“违时”说相呼应。学术因时转而转,无法纯粹;孔子的学说也不可“浪传”啊。

大会后,刘节与苏渊雷等人一起游曲阜,刘节11月14日日记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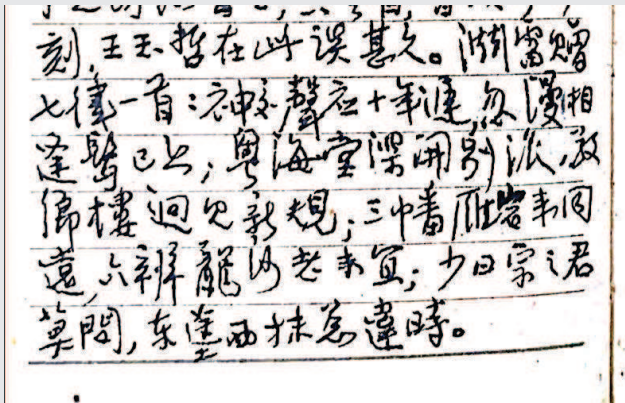
上午游孔林、孔庙。与予同、渊雷同摄影于大成殿。又与渊雷摄影于鲁壁古柏之下。

刘节的日记佚失严重,2009年版《刘节日记》从1959年至1965年全部缺失,其中不见苏渊雷的名字就不奇怪了,好在新发现的日记底稿中补充了这些内容,其中还有会后刘节准备致函的人员名单(郑鹤声、徐喜辰、苏渊雷、陆侃如、周予同、严波、蘅香、严学□、显曾、黄卓明),其中有苏渊雷。

此函和刘节与苏渊雷的合影,是否还存世?

关于苏渊雷赠刘节此诗,由于笔者对诗词完全没有修养,诗家的用典也未能完全读通,如“三幡雁宕”的三幡,“六辨龙沙”的六辨,所指何来?因此撰此短文抛砖引玉,请方家赐教。

(作者单位:澳门城市大学)



苏渊雷赠刘节诗手迹